

浮邱子

濟蒼題籤



浮邱子卷之七

益陽湯鵬海叔著

原愛

浮邱子曰。君子積學。所以明道。明道。所以辨物。辨物。所以愛材。愛材。所以理政。理政。所以濟時。濟時。所以庇國。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是故天下之材。莫不出於君。出於相。出於師。出於友。必伏羲然後用六。必黃帝然後用四。相。必舜然後用五。人。必武王然後用亂臣十人。天下之材。出於君。此其徵矣。爾乃左右王前。而與聞官人立政之事。唯相是賴。必管仲然後識隤朋。賓須無。必子產然後識裨諶。馮簡子。必諸葛亮然後識蔣琬。董允。必狄仁傑然後識桓彥範。張柬之。天下之材。出於相。此其徵矣。爾乃甄陶閭學。而參造化之權。唯師是賴。必仲尼之門。然後多王佐之器。與奔走後先之材。必子輿之門。然後與聞王霸德力之辨。必王通之門。然後多將相。必歐陽修之門。然後多文章節義之士。天下之材。出於師。此其徵矣。爾乃游揚聲氣。而關天下國家之重。唯友是賴。必鮑叔牙然後薦管仲。必百里奚然後薦蹇叔。必呂婆樓然後薦王猛。必劉子羽然後薦吳玠。天下之材。出於友。此其徵矣。詩曰。既見君子。不

我遐棄。夫謂君子不我遐棄而忍自我遐棄君子乎哉。是故為君者不可以不愛材。為君而不愛材。謂之驚。為相者不可以不愛材。為相而不愛材。謂之眊。為師者不可以不愛材。為師而不愛材。謂之隤。為友者不可以不愛材。為友而不愛材。謂之媚。積驚則生陰陽水火之讐。積眊則生禮樂征伐之讐。積隤則生偏文。史成荆棘之讐。積媚則生借名器長穿窬之讐。百靈之所以弗集。萬邦之所以弗甯。則皆於不愛材之一念乎。熾之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言一念不可以不慎也。且夫治其一念。所以治天下也。去怠從敬。所以治其一念也。是故為君者不可以不敬天。知敬天則毋敢驚。毋敢驚則愛材必矣。為相者不可以不敬人。知敬人則毋敢眊。毋敢眊則愛材必矣。為師者不可以不敬道。知敬道則毋敢隤。毋敢隤則愛材必矣。為友者不可以不敬義。知敬義則毋敢媚。毋敢媚則愛材必矣。是故三代已上有聖君焉。天下之材訢訢如也。三代已降。無聖君焉。有賢君焉。則天下之材不枯。無賢君焉。有賢相焉。則天下之材不枯。無賢相焉。有賢師友焉。則天下之材不枯。有賢師友焉。又有賢君相焉。則天下之材大不枯。無賢君相焉。又無賢師友焉。則天下之材乃大枯矣。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

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況於材乎是故材者國之寶也愛者忠之實也能克己者愛材之大本也能得人者愛材之偉微也凡愛材而不能克己者走聲氣而捷得之樹門戶而私自衛之也走聲氣而捷得之謂之巧樹門戶而私自衛之謂之小借有力以收羣口之譽謂之窵好教告人而漫不知其所提撕箴微謂之僞官爵氣馘足以籠絡浮華淺佻之士而亡能用道德之腴潤澤豐美之謂之槁名為好善忘勢實則陰取柔聲輒態以便其驕而甚不喜勝己者異己者以滋其不然謂之擣是故公孫宏雖延賢人而惡汲黯之戇曹操雖號知人而忌孔融之名嚴武雖交杜甫而召杯酒之釁王安石雖敬程顥而致提刑之貶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於乎既怒矣則惡得謂之同心乎哉既不與賢能正直同其心矣則惡得謂之愛材乎哉凡愛材而不能得人者以未嘗學問之躬而領袖之以其私識鄙見所許與之人而柄藉之也未嘗學問之躬而領袖之謂之望輕其私識鄙見所許與之人而柄藉之謂之勢橫心好之口出之而聞者已竊哂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謂之辱名豈唯非天下之第一流而巧言令色孔壬時或出乎其內謂之肆情天下人物咸在操縱

翕聞之中。而俾詰竊媮生者。捷足而登先路。倜儻非常者。走微末櫻衰老。而不得一當其可。謂之不平。社稷血脈為後。友朋膠漆為先。於是制治保邦之猷。撥亂反正之畧。不以屬之仁賢。乃獨屬之天下所不慕說而已。所阿偏之人。謂之自傾。是故王嘉勤念孔光。不知其諂。寇準素善丁謂。不知其佞。趙鼎深信秦檜。不知其奸。陳循屢薦徐有貞。不知其險。書曰。爾無昵於檢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於乎。苟迪上以非先王之典矣。則惡得謂之不為檢人乎哉。苟昵於檢人矣。則惡得謂之愛材乎哉。且夫千夫入林而求名木。不可得也。有工師焉。知名木之所以生。巨室之所以成。然後奏其伎。而天下稱良焉。百夫守病而進參苓。不能倣也。有醫師焉。知病之所以結。所以瘳。然後奏其術。而天下稱神焉。夫君子天下之所稱。工師醫師也是故。愛羣材如指臂。愛奇材如耳目。愛大材如心膂。愛至材如性命。君子材矣。而杖羣材以奔奏之。杖奇材以夸邁之。杖大材以幹當之。杖至材以神明之。君子不自材其材。而材天下之材。此謂愛材而能克己。君子愛材矣。而毋以瑣屑充羣材。毋以欺誕充奇材。毋以狂劇充大材。毋以優柔充至材。君子材天下之材。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謂

愛材而能得人。且夫行天一也。而神龍行天。與毒龍行天。或馴或暴。或利或蝨。則有間矣。愛材一也。而君子愛材。與小人愛材。與不小人。而又不足於君子者。之愛材。或真或贗。或始或卒。則有間矣。是故小人愛材。與不愛等。不小人而又不足於君子者。之愛材。與不君子等。今有學相馬之術於伯樂者。嘈嘈馬而辨。鄂鄂馬而不能平也。既而其馬一日千里馬。是為善學伯樂者矣。既而其馬一日不能百里而僵馬。即能千里者。食之不實其腹。用之不盡其材馬。是為不善學伯樂者矣。是故太上以天愛材。其次以人愛材。其下以愚愛材。最下以偽愛材。以天愛者。成其道。以人愛者。成其名。以愚愛者。成其悞。以偽愛者。成其傾。是故成道成名。愛材之師也。成悞成傾。愛材之蠹也。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斲矣。是謂愛材之蠹。書曰。惟賢讓能。庶官乃和。舉能其官。惟爾之能。是謂愛材之師。去蠹從師。材乃不疵。智而有禮。交乃不鄙。仁而能義。患乃不至。毋鄙於交。植其紀綱。毋至於患。祚其君王。道乃昌。國乃久長。

原憎

浮邱子曰。貴必因於堅白。賤必因於淄磷。愛必施於君子。憎必施於小人。既憎

小人又憎君子。好奇比者也。無偉識者也。寡和平之度者也。顛倒而莫能自立者也。既憎小人。又媚小人。不律己者也。無真骨力者也。多隱忍曖昧之私者也。狡詐而卒以自辱者也。昔張說為承旨。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相與言曰。吾儕當以詣說為戒。無何質潛往說瀛。先在馬田。令孜為中尉。召朝貴飲酒。張濬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於隱處。謝酒馬。且夫以詣說為戒。以衆中拜令孜為恥。此非醉夢之餘。而有夜氣之存也邪。然而質瀛卒不能不詣說。濬卒不能不飲令孜之酒。是謂既憎小人。又媚小人。昔袁盎為趙談所害。沮其參乘。乃其見上禮周勃甚恭。則曰丞相非社稷臣。卒有廷尉之禍焉。徐有貞因裁制石亨輩。是以見放。乃其倡復辟之舉。則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焉。且夫以談為不可參乘。以亨輩為不可不裁制。此雖聖智而尸予奪。豈能加於其意也邪。然而勃非談比。何以擠於盎之一言。謙非亨比。何以死於有貞之手。是謂既憎小人。又憎君子。詩曰哀令之人。胡為虺蜴。吾惡知夫令之樹門竇以納犇走。賣氣炎以生恐懼。收徒黨以廣稱譽。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令之標忠憲以欺朋儕。帥澹泊以嗤仕進。違寤寐以作硬語。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令之覓階梯而賤行檢。

工鬼蜮而反常料。匿肺肺而逃衆覺。是何為者邪。譬彼善姪而有私奔之女。對丈夫以貞介自誓。對狂且則不勝其連卷便嬖焉。於乎。憎小人而自名之。豈非對丈夫以貞介自誓之謂邪。媚小人而自利之。豈非對狂且不勝其連卷便嬖之謂邪。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令之席儒名而談功利。變祖制而構事會。對士氣而生瑕垢。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令之舉大體而騰非毀。見古心而笑迂濶。障獨是而敢誰何。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令之眩是非以撓義例。歷旦夕以更品題。證首尾以成矛盾。是何為者邪。譬彼猛火起於長林深谷之間。蕩除荒穢。斯可矣。而香草名木珍禽奇獸。鈞受其焦爛焉。於乎。憎小人而訶止之。豈非蕩除荒穢之謂邪。憎君子而攻抵之。豈非香草名木珍禽奇獸鈞受其焦爛之謂邪。是何為者邪。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訛矣。是故古之聖賢善用憎者。析其類。俾勿恩。守其閑。俾勿遷。舜大聖也。流共工而命伯禹。武大聖也。僂蜚廉而釋箕子。是謂既憎小人。勿憎君子。是謂勿恩。閔子大賢也。不為季氏宰。孟子大賢也。不與右師言。是謂既憎小人。勿媚小人。是謂勿遷。勿恩之謂智。勿遷之謂斷。智且斷。是故小人無倖心。君子無失筭。無失筭是故君子交通驩鄉。若弟兄。無倖心。

是故小人畏之若雷電。且夫理固有不可握也。而論固有不可解也。我以為君子交通驩鄉若弟兄。小人畏之若雷電邪。庸詎知乎。小人憎君子。則護持君子者何其少。君子憎小人。則力能為小人左右者何其多邪。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故力能為小人左右者。不曰君子教迪小人。則曰君子非毀小人。不曰君子屏剔小人。則曰君子傾擠小人。是故石顯以蕭望之為譖。愬元載以顏真卿為誹謗。呂夷簡以范仲淹為離間。嚴嵩以王宗茂為誣。詆此皆造亡為有。吹幻成真。搥直絃而作曲鈎。污素衣而變黃塵。而令之力能為小人左右者。何取義焉。此必與小人有親故者也。有請寄者也。有賄者也。乃至並無親故。並無請寄。並無賄而浮於聽睹。劣於識察。則謂小人誠受非毀也。傾擠也。而信之矣。此必與君子有仇讐者也。有意見者也。乃至並無仇讐。並無意見。而訾其激印。駭其健決。則謂君子誠施非毀也。傾擠也。而信之矣。此必其人毋以賢達為節者也。毋以大君之命為重者也。毋以人物為意者也。乃至雖以賢達為節。雖以大君之命為重。雖以人物為意。而手操高下之枋。目眩然疑之辨。則謂君子好為己甚。因而挫君子之鋒。長小人之銳也。而顛倒摧錯之矣。

詩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是故人心之死久矣。其孰醫之。而孰詳之。雖然。人心死而君子之心不死也。是何也。其道足以樹乎其躬。其德足以實乎其心。其氣足以昌乎其言。其志足以壹乎其行。是故浮雲自銷也。明月自燭也。稂莠自刪也。嘉禾自新也。明月有時而受浮雲之累。累去而明月自存。嘉禾有時而受稂莠之累。累去而嘉禾自存。君子有時而受力能為小人左右者之累。累去而君子自存。夫累而能存。存而能永。君子之所以大於萬物也。是故大於萬物。謂之君子。小於萬物。謂之小人。夫小於萬物。是不得不在大於萬物者。操縱歟。闕之內矣。詩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是故君子而訾小人。扶清議。塞私譽也。曾是以為非毀邪。君子而絀小人。扶直道。塞曲庇也。曾是以為傾擠邪。屈原嫉讒諂。汲黯輕刀筆。陸贄斥聚斂。蘇軾攻新法。此非毀邪。清議邪。周公誅管叔。孔子侈少正。諸葛亮廢廖立。朱熹劾唐仲友。此傾擠邪。直道邪。春秋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令不辨其孰為鷹鷂。孰為鳥雀。而繫君子以不適於中。啟小人以無所不至。無乃不可乎。且以清議為不適於中。以私譽為適於中。以直道為不適於中。以曲庇為適於中。則無乃天下

之大繆不然者乎。清議元氣也。直道初心也。清議如鐸。直道如鼎。元氣如天。初心如日。而惜乎其雖襲晦塞。匪一朝一夕之故矣。自冠履倒而紀綱壞。自綱紀壞而世風庠。自世風庠而直道廢。自直道廢而是非移。自功利橫而性情汨。自性情汨而人材賤。自人材賤而清議降。自清議降而好惡反。譬彼洪水滔天。而寔敗舟其中。則豈有不顛覆之理乎。雖然。洪水可駭。而天下之涉江湖者。未嘗絕。敗舟可惜。而天下之操舟楫者。未嘗窮。天垂其變。人莫不踰其常也。大廷之是非可移。而通國之是非不可移。一代之好惡可反。而千歲之好惡不可反。我儕其末。人莫不歸其根也。無人而無涕泣也。則無人而無初心也。無人而無初心也。則無人而無直道也。無代而無功德也。則無代而無元氣也。無代而無元氣也。則無代而無清議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今以大廷而欺通國。通國之目視手指至矣。以一代之欺千歲。千歲之目視手指至矣。此豈僅如十目十手之比乎。然而且蠢蠢焉。以通國為不足畏。以千歲為不足憂。以親戚怨畔。道塗非議。為責我太苛。以史乘譏刺。野老流傳。為與我無損。是猶車覆於坂。而曰匪馬之罪。衣敝於筭。而曰匪蟲之罪。是何為者邪。

四辨

浮邱子曰。太上君子而德術也。其次君子而材術也。又其次君子而未術也。又其次君子而曲術也。或曰。敢問如之何其為君子而德術也。曰。僕不敏。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為君子而德術也者。寧彼蘆蘭有郁其香。君子之性。君子之臧。酌彼醴泉。有澄其絜。君子之操。君子之別。念厥壘居。抱道以生。天民大人。連蹠與并。在其度裏。浩然有成。窮斯韜伏。達斯緯經。皇置輔拂。咨汝乃可。其股其肱。以左右我。乃糾厥謬。乃繩厥愆。乃啟乃沃。乃植厥根。播為德音。條為紀綱。自上下下。有典有常。春無淫風。夏無怒雷。天人合德。猗與盛哉。入綰匡襄。出無泄言。紀善於君。過由己焉。訐訐惟道。濟濟惟人。招求俊艾。鸞鳴鸞振。一藝一名。尚或取斯。矧乃賢喆。帝王所師。帝王之師。坤乾之光。毋使大木。載凌厥霜。毋石糝玉。毋虎從羊。母里之醜。先彼姬姜。實則崇之。浮則鎮之。百爾君子。乃克敬之。物則成之。己則養之。告于皇天。亦克饗之。社稷之利。子孫之休。既奠厥功。職思其憂。雖有弗居。當可乃止。願乞骸骨。老則虞只。青山高高。白水洋洋。爾有樵漁。來止來慶。白水洋洋。青山高高。有始有卒。上下之

交。嘻此其為君子而德術者與。僕不敏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為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之何其為君子而材術也。曰僕不敏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為君子而材術也者。山有虎豹。海有龍螭。拏雲吼風。厥聲以馳。蠢彼稷欄。弗如豫章。干霄蔽日。厥大難量。展也君子萬夫之雄。放言高睨。四座生風。瞻彼鬚髯。縱橫婀娜。忖彼膽肝。實忠實果。指麾萬有。不見端倪。中藏精炯。外塞侵欺。雖有艱鉅。挺厥身先。不敢告瘁。則罔所愆。雖有危疑。乃心則許。人不我利。神則我與。雖有榛梗。乃亦偶然。去壅從通。鏡以青天。雖有謠詠。豈其中人。蛾眉自妍。此惟自塵。日星如燭。江河橫流。爾材爾智。誰其爾優。爾之經營。弗遺細故。簿領堆仍。撫其謬誤。爾之抽騁。乃及文章。餘事所苞。金玉其相。國倚爾長。聖示爾箴。斂其猛摯。予以靜深。毋鬪爾勝。或遇其敵。毋博爾譽。或溢其則。毋信爾前。或償其後。毋騁爾心。或繫其手。能剛能柔。能陰能陽。以施于世。俾壽而康。剛兮弗柔。陽兮弗陰。有直千古。弗知其令。嘻此其為君子而材術者與。僕不敏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為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之何其為君子而材術也。曰僕不敏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

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為君子而末術也者勞勞蝟蝟爾能幾何蹇蹇駑駘枉用殊料大之弗職唯細是名瑣瑣視聽拾麤輟精植行就懦發言從謹譬彼鎖鑰弗敢以逞進謁于廷靡否靡可攝爾威儀靡有嫚媚退居于室其顏藹怡悶爾喜怒云誰之知鹿折其角龜剝其腸不爭事先於以無殃積慎生慈用愚執物鎗奇為平塞信以訕其在禮樂天地之根則刈其說弗可以興其在刑政民物之紀則徇其文弗可以理其在豪傑為忠為體則奪其氣教之以忍其在羣儕無勇無拳則剽其善以風諭焉於時之尚靜而不譁外補罅漏內含疵瑕於乎君子弗導厥源無論百世以支目前譬彼膏肓厥疾孔多扁鵲弗用藥石則那譬彼燕雀有堂有居風斯傾矣曾不是圖嘻此其為君子而末術者與僕不敏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為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之何其為君子而曲術也曰僕不敏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為君子而曲術也者彼松之蘿不能上天彼牆之蒿東西以翩有附斯起有使斯旋有比斯黨有諛斯賢揔厥生平未嘗學問爾其智慧屢工彌進惡流無源厥浸孔多智慧無根枝離奈何尅核是非剽竊忠信漁利蘇功以為職分乃

鋪乃張乃揚乃厲乃吼厥聲布滿人世乃消乃沮乃閉乃藏乃賊厥心不可比方入告于后其色悲憐九州疾苦是究是宣出則驕矜聾其坐僚貴貨賤德眾莫敢謠方其隆隆造作福禍喜則羣飛怒則連坐毒深怨沸濟以柔從虺蜉蟻子其援不窮既暴示之又諱藏之既燕私之又游馭之於乎君子未之有極將墜更翔厥馳弗息其盍懲文以就典型進之灑濯用醒厥明有言弗信視若贅瘤寶其私智以遠以遊有行弗推墮彼泥濘雖衣美錦不能完好嘻此其為君子而曲術者與僕不敏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為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四者之辨豁然明白矣若乃操縱四者之術而用之則如之何曰僕不敏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為操縱四者之術而用之也者盍進德術之君子詔之曰以爾淳學革倚化邪羣志於爾乎是嘉以爾元氣蘇彼屯蒙庶物於爾乎是豐時則維爾之淑爾乃為民祿次進才術之君子詔之曰施爾智勇救時之窮爾其無若令之慵戢爾血氣相道之可爾其無若令之巨時則維爾之重爾乃慎厥動次進末術之君子詔之曰硜硜乎奚以為僕僕乎其將焉歸其惟樹爾器宏爾識爾弗宏弗樹則疇其醫爾之惑次進曲

術之君子詔之曰。踰踰乎。奚以為。貿貿乎。不知古之是而令之非。其惟溺爾。習復爾性。爾弗溺弗復。則罪爾。以不祇敬。謫此其為操縱四者之術而用之也。與僕不勦。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為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旨哉言乎。其在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其在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微吾子言。其不盲於四者之術邪。否邪。其在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吾子雖言也。其能警動於羣物之聽邪。否邪。孰秤邪。孰鏡邪。孰悔其倒顛而反之正邪。孰虛中而待大賢一言為定邪。

相經

浮邱子曰。相可徵乎。曰。惡可徵。可毋徵乎。曰。惡可毋徵。於今之徵乎。於古之徵乎。曰。於古之徵。於剽察捷得徵之為古乎。於熟覽深思徵之為古乎。曰。於熟覽深思徵之為古。則審聖者醇者。以徵相之獨。則審頑者。輒者。以徵相之下。則審貴者。柄者。以徵相之隆。則審賤者。錮者。以徵相之空。則審依以徵相之特。則審用以徵相之稱。則審薦以徵相之宜。則審教以徵相之革。則審學以徵相之成。則審慎以徵相之休。則審運以徵相之轉。則審習以徵相之流。則審非以徵相

之差則審肆以徵相之蓄則審生以徵相之惡則審殺以徵相之棄則審蔽以徵相之偏則審過以徵相之誣則審跡以徵相之似則審衷以徵相之微則審聲以徵相之載則審言以徵相之發則審容以徵相之著則審動以徵相之備則審天時以徵相之通則審地宜以徵相之出此二十六徵者得則姑布子卿失其雋唐舉失其斷呂公失其解許負管輅失其辨不富惟是凡操拾疇人執士之唾餘用以操人材之賢否進止凡操人材之賢否進止用以顛倒摧錯天下之人材者咸奪其迷而啟其悟則請窮擲而極言之其可焉其為人也清而廣大而常智而厚勇而慎恭而止簡而和質而充文而靜廉而平信而通直而則正而化聖而安神而明則所謂審聖者醇者以徵相之獨必於是焉其為人也使之察則無巧慧使之舉則無拳勇使之辨則無理道使之謀則無伎能目不閉而已盲耳不塞而已聵體不拘而已攣氣不病而已戩則所謂審頑者聶者以徵相之下必於是焉其為人也膚革充盈而氣載之須髯長大而名稱之衣裳翕赫而儀舉之佩玉鏗鏘而步徐之入對於君眈眈如也睦睦如也出接於眾綴綴如也局局如也則所謂審貴者柄者以徵相之隆必於是焉其為人也